

DOI:10.13796/j.cnki.1001-5019.2017.05.011

## 试说“逯”的一种异体及其来源<sup>①</sup>

赵平安

**摘要:**上博简和清华简中有一些读作“逯”的“逯”,可分析为从“辵”“豕”声。新公布的《清华七》“逯”有一异体作“逯”,应源自甲骨文“豨”。“豨”,从“犬”“豕”声,在金文中省去两手形写作“豨”,皆读作“逯”。因此,战国文字“逯(er)”的声符就是由甲骨文“豨”一类写法省简而来的,先省作“逯”,再省作“逯”。“逯”声符上面部分由白和丨两部分构成。丨系“木”的省变,“豕”系“犬”的讹变。

**关键词:**上博简;清华简;逯;逯

**中图分类号:**H028

**文献标识码:**A

**文章编号:**1001-5019(2017)05-0087-04

**基金项目:**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“先秦两汉讹字综合整理与研究”(15ZDB095);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课题“新出简帛书与古文字疑难解读”

**作者简介:**赵平安,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、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,博士生导师(北京 100084)。

现在已经有可靠的材料证明战国时期有当“逯”讲的“逯”字。比较明确的有以下几条:

一、《上博简(五)·季庚子问于孔子》:“慎小以合大,疏言而密守之。毋钦远,毋



移。”(简 19)所谓“移”原作



之形<sup>②</sup>。此字与“移”字差别较大,释“移”显然不妥。季旭昇、陈剑两位先生改释为“逯”<sup>③</sup>,字形密合(所从豕与《容成氏》简 28“豨”所从形体很接近,特别是上半部分),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。从文义看,“逯”与“远”相对。杨泽生先生举《说文》犬部“豨”作“豨”为例,证明从“尔”和从“豕”相通,认为此字应分析为从“辵”“豕”声,

读为“逯”<sup>④</sup>。邬可晶先生采纳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,从音理上作了进一步论证,指出“豕”(歌部书母)“逯”(月部日母)声母相近,韵部阴入对转<sup>⑤</sup>。通过杨泽生、邬可晶两位先生的论证,“逯”可分析为从“豕”声,读为“逯”,就基本上已成定论了。

二、《上博简(二)·容成氏》:“(禹)乃因迟以知远,去苛而行简,因民之欲,会天地之利,夫是以




者悦怡,而远者自至。”(简 19)字,由于字形模糊,加之限于当时的释读水平,在《上博(五)》发表以前,一直不能正确释出。邬可晶先生始据《上博(五)·季庚子问于孔

① 本文曾在第六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(2017年5月26—27日,河南安阳)宣读,蒙刘洪涛、王子杨、石小力等位提出宝贵意见,谨此致谢。

② 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(五)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228页。

③ 季旭昇:《上博五与议(上)》,简帛网,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_article.php?id=195,2006年2月18日;陈剑:《谈谈〈上博(五)〉的竹简分篇、拼合与编联问题》,简帛网,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_article.php?id=204,2006年2月19日。

④ 杨泽生:《〈上博五〉零释十二则》,简帛网,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_article.php?id=296,2006年3月20日。

⑤ 邬可晶:《释上博楚简中的所谓“逯”字》,《简帛研究二〇一二》,桂林:广西师大出版社,2013年,第22~24页。

子》释为“逐”，读为“迓”字<sup>①</sup>。

邬可晶先生在释出《容成氏》和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后总结说：“总之，按照杨泽生先生和我们对楚简‘逐’字结构的分析，它无疑可以在《容成氏》19号简和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19号简中用为‘迓’。这一解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事实，需要将来发现更多的材料加以检验。”<sup>②</sup>

令人欣喜的是，后来清华简中又发现了几条铁定的“逐”用为“迓”的材料。

三、《清华简(三)·说命下》：“余佳(惟)命女(汝)斂(说)𡗗(融)朕命，余頥(柔)远能逐(迓)，以嗑(益)见(视)事，弼羹(永)脛(延)，复(作)余一人。”(简2—3)整理报告注【六】：“逐在此从豕声，与常见的追逐之逐字不同。豕古音书母脂部，故读为日母脂部的迓。柔远能迓，语见《书·舜典》及大克鼎等西周金文。”<sup>③</sup>“豕”“迓”归部依传统说法，“逐”字释读采纳了杨泽生、邬可晶等先生的说法。

四、《清华简(六)·管仲》：“鉴(贤)礲(质)以亢(抗)，吉凶会(阴)易(阳)，远逐(迓)=(上下)，可立于辅(辅)。”(简6—7)整理报告未加注。

五、《清华简(七)·子犯子余》：“暨(殷)邦之君子，无少(小)大，无远逐(迓)，见受(纣)若大隳(岸)𦉳(将)具隳(崩)，方走去之，思(惧)不死型(刑)以及于昏(厥)身，邦乃述(遂)崑(亡)。”(简11—13)整理报告注【五二】：“逐，读为迓，《说文》：‘近也。’”<sup>④</sup>大致承袭了《说命》的注释。

把清华简中上述两例“逐”释为“迓”，于文例密合，无疑是正确的。这个所谓“逐”原字形分别作： (《说命下》简2—3)、 (《管仲

简7)、 (《子犯子余》简11—13)之形，都从“辵”。《说命》三篇为同一书手所写，《说命上》简5、6有三个“豕”字，写法和《说命下》“逐”字所从相同。《管仲》简7和《子犯子余》“逐”字写法相同。《子犯子余》和《晋文公入于晋》系同一抄手所为，《晋文公入于晋》简3一个“豕”字和两个从“豕”的字(豨、豨)，写法和《子犯子余》“逐”字所从也相同。因此，上述两个“逐”字分析为从“辵”从“豕”两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。

实际上，除上面五个例子以外，还有几处被理解为“逐(zhu)”的“逐”也是用为“迓”的。

六、《清华简(二)·系年》：“(齐)臧(庄)公光衎(率)自(师)以逐𦉳 = 經 = (栾盈。栾盈)寤(袭)巷(绛)而不果，奔内(入)于曲沃(沃)。”(简93)整理报告注【七】：“逐，跟从。《晋世家》：‘齐庄公微遣栾逞于曲沃，以兵随之。’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三年载齐庄公借媵妾于晋之机，纳栾盈于曲沃。栾盈得魏献子(魏舒)之助，率曲沃之师袭晋国都城绛(今山西侯马)，被范宣子击退。栾盈遂奔曲沃。晋人围之。逐，一说隶作‘逐’。”<sup>⑤</sup>这一部分系我执笔整理，代表了我当时的意见。这个“逐”原作，所从确实与楚文字、三晋文字中的某些“豕”写法相同。因此隶作“逐”应该是正确的。

这条材料发表以后，引起很大的讨论。除个别学者从第二种意见外，多数学者倾向于我们第一种解释<sup>⑥</sup>。苏建洲、孟蓬生等先生还引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“秦逐张仪，交臂而事齐、楚”司马贞《索隐》“逐，谓随逐也”，《楚辞·九歌·河伯》“乘白鼉兮逐文鱼”王逸注“逐，

① 邬可晶：《释上博楚简中的所谓“逐”字》，《简帛研究二〇一二》，第20~33页。

② 邬可晶：《释上博楚简中的所谓“逐”字》，《简帛研究二〇一二》，第28页。

③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，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三)》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2年，第129页。

④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，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七)》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7年，第98页。

⑤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，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二)》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1年，第178页。

⑥ 参见苏建洲、吴雯雯、赖怡璇合著《清华二〈系年〉集解》，台北：万卷楼，2013年，第675~678页。

从也”等例为证<sup>①</sup>。

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,训为“从”“随”的“逐”一般具有“跟随而赶上”的意味<sup>②</sup>。

在甲骨文里,“追”和“逐”都有追逐的意思,但“逐”只表示追逐动物,追逐人则用“追”,区分非常严格<sup>③</sup>。在《左传》里,逐多用于表示“追击敌人”“放逐异己”<sup>④</sup>。这表明逐的本义应该是追逐动物,“追击敌人”应该是追逐动物这一用法的引申。“放逐异己”则是“追击敌人”的进一步引申。追逐动物和追击敌人的目的是猎取、捕获或消灭,所以“逐”的表示“跟随而赶上”的意义明显是从其本义引申而来的。据王凤阳先生分析,和“追”比起来,“逐”的双方一般处于敌对关系或者竞争、角逐关系中,就速度而言,“逐”的双方处于全速中,是激烈的竞争状态<sup>⑤</sup>。“逐”的这些特点是由它的核心义素决定的。而核心义素决定了它的引申的方向。因此,“逐”不大可能由“跟随而赶上”引申为仅仅表示一般意义上的“跟随”。而且,“逐”表示单纯“从”“随”的用例也极少。

我现在认为,这个“逐”还是应该直接理解为“逐”。“逐”可以表示空间上的近,而且可以带宾语。如《尚书·仲虺之诰》:“惟王不迓声色,不殖货利。”《史记·三王世家》载武帝封广陵王策云:“悉尔心,战战兢兢,乃惠乃顺,毋侗好轶,毋迓宵人,维法维则……于戏,保国艾民,可不敬与!”<sup>⑥</sup>《汉书·武五子传》所录策文则作:“悉尔心,祗祗兢兢,乃惠乃顺,毋桐好逸,毋迓宵人,惟法惟则。”颜师古注:“无好逸游之事,迓小人也。”<sup>⑦</sup>“迓栾盈”的“迓”与“迓小人”的“迓”,本质上并无不同。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“秦逐张仪”、《楚辞·九歌·河伯》“乘白鼋兮逐文鱼”的逐,也应该理解为迓,可能是

战国文字用字特点的孑遗。迓和近是一对近义词,区别在于应用的年代。春秋以前的古籍,如《书》《诗》多用“迓”。《尚书》中“迓”出现十三次,“近”只出现两次;而《论语》中,“迓”只出现一次,而“近”出现十一次;可见“迓”“近”是不同时代的语言或方言<sup>⑧</sup>。这应是传世文献中单纯训“从”“随”的“逐”用例很少的原因。

清华简中“逐”还有一种异体作“遽”。

七、《清华简(七)·越公其事》:“𨔵(荆)市(师)走,虐(吾)先王遽之走,远夫甬(勇)彘(残),虐(吾)先王用克内(入)于郢。”(简12—13)这个字整理报告隶作“遽”,注【一二】说:“遽字上部与‘学’字上部所从相同,系表音成分,读为逐。”<sup>⑨</sup>原字形作,从辵,声符部分下面所从与《越公其事》简14豕字写法相同,应隶作“遽”,看作“逐(迓)”的异体字。“迓之”与“迓栾盈”的状态是一样的,“迓之走”就是“近之走”,指吾先王贴着荆师跑。

八、《清华简(五)·殷高宗问于三寿》:“遽(迓)则文之遽(化),鬲(历)象天寺(时),榘(往)戾(度)毋遽(徙),戢(申)豊(礼)戣(劝)枳(规),尊(辅)民之戢(化),民戣(劝)毋皮(疲),寺(是)名曰义。”(简15—16)遽原作之形。整理报告注【四三】:“遽,读为‘迓’,字或由辵从彘的古‘逐’字省形演变,参见邬可晶《释上博楚简中的所谓‘逐’字》(《简帛研究二〇一二》,广西师大出版社,2013年)。”<sup>⑩</sup>在整理小组讨论时,我力主将“遽”释为“迓”,注解

① 参见苏建洲、吴雯雯、赖怡璇合著《清华二(系年)集解》,第675~676页。  
② 邬可晶:《释上博楚简中的所谓“逐”字》,《简帛研究二〇一二》,第31页。  
③ 杨树达:《积微居甲文说》,北京:中国科学出版社,1954年,第15~16页。  
④ 丁喜霞:《〈左传〉“追”“逐”的意义和用法分析》,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》2004年第1期。  
⑤ 王凤阳:《古辞辨》(增订本)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年,第747页。  
⑥ 司马迁:《史记》,裴骃集解、司马贞索隐、张守节正义,北京:中华书局,2014年,第2570页。  
⑦ 班固:《汉书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2年,第2760页。  
⑧ 王凤阳:《古辞辨》(增订本),第910页。  
⑨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七)》,第120页。  
⑩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五)》,第155页。

采纳了这一意见。但由于文例不够显豁,实际上大家是存怀疑态度的。现在把它和《越公其事》简14结合起来看,更坚定了我们当初的释读。

在战国时期,表示追逐及其引申义的“逐”这个词时,除秦系文字外,通常不用“逐”字。如齐系文字和楚文字通常用从“辵”从“犬”的字来表示。目前楚文字资料中所见到的“逐”除《上博简(二)·从政甲》简3有可能另有来源外<sup>①</sup>,其他都是“逐”的异体。

学者多认为“逐”是形声结构的“逐”的异体。但也有不同的看法,如施谢捷先生曾经指出《容成氏》19号简是的讹字<sup>②</sup>,得到

周波先生的认同<sup>③</sup>。我们认为、形体

差别较大,讹变为的可能性不大。邬

可晶先生在《释上博楚简中的所谓“逐”字》“追记”里说:“本文所论用为‘逐’的‘逐’,不知有没有可能是由从‘辵’从‘豕’之形省变而成的。”邬先生从字形省简角度来看用为“逐”的“逐”,思路是可取的。现在由于有了“逐”这个中间环节,我们对这类“逐(逐)”的来源就更加明确了。

甲骨文中有字作:

 (屯 2531 无名组)

 (合 29337 何组)

 (合 29332 无名组)

 (合 29341 无名组)

 (合 29334 何组)<sup>④</sup>

郭沫若先生认为应分析为从“犬”,“豕”声<sup>⑤</sup>,在卜辞中作地名。裘锡圭先生认可郭沫若的分

析,也把和“豕”看作一个字<sup>⑥</sup>,是很对的。

这个字在西周金文中往往省掉两只手形,并且把字形结构调整为左右结构。一般作

 (克鼎)之形,用为“逐”。

颇疑战国文字“逐(er)”的声符就是由甲骨文“豕”一类写法省简而来的。大约先省作“豕”,再省作“逐”。“豕”声符上面部分由白和丨两部分构成。丨系“木”的省变,“豕”系“犬”的讹变。“犬”和“豕”在甲骨文中已经相混<sup>⑦</sup>，“犬”讹成“豕”字形上是很好理解的。郭永秉先生说,西周金文中用为“逐”的“豕”,所从“犬”旁已有变作“豕”之例(如大克鼎、番生簋盖等,见《集成》02836、04326),当是声化的结果<sup>⑧</sup>。战国文字逐(er)的声符由甲骨文“豕”一类写法省简,其中包含了由犬到豕的变化,应该也包含了声化的元素。

责任编辑:徐玲英

① 这个例子有可能是逐的异体读为逐,也可能是逐之省形。参见邬可晶《释上博楚简中的所谓“逐”字》,《简帛研究二〇一二》,第30页。

② 施谢捷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释文》,未刊稿。转引自周波《谈〈容成氏〉、〈君子为礼〉札记(二则)》,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辑,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6年,第331页注(2)。

③ 周波:《谈〈容成氏〉、〈君子为礼〉札记(二则)》,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辑,第331页注(2)。

④ 刘钊主编:《新甲骨文编》,福建:福建人民出版社,2014年,第582页。

⑤ 郭沫若:《殷契萃编》991片考释,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65年,第600~601页。

⑥ 裘锡圭:《释殷墟甲骨文里的“逐”“豕”(逐)及有关诸字》,《裘锡圭学术文集》(甲骨文卷),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2年,第167~176页。

⑦ 姚孝遂:《契文考释辨证举例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辑,北京:中华书局,1979年,第176~178页。

⑧ 邬可晶:《释上博楚简中的所谓“逐”字》,《简帛研究二〇一二》,第33页。